

北里志
迷樓記
海山記

開河記
吳地記
教坊記

南部煙花記
香山九老會

唐代叢書

廿之八

江里志 運糧記 海山記
朔河記 吳地記 教場記
山輝煙花記 香山九老會

唐代叢書

卷之六

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
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
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
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
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
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
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
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

能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
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
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
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
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
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
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
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入寓京華
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

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數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嶠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孫榮序

孫榮唐翰林學士居長安中頗有介靜之名其撰北里志風韻爾雅雪簑子青樓集崔令欽教坊記莫能逮也此志不典無補風教然天子狎游膏粱平進粉黛之妖幾埒鄭衛萬乘西巡端由北里作志者其有

憂患乎陳繼儒識

北里志

唐孫棨撰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
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
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
多於此竊遊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
事前後值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
榻幃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

記諸帝后忌曰妓之母多假母也

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或以難姑息之意

也亦姑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

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

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

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扑備至皆冒假母咸呼以

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

未甚衰者悉爲諸郎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

夫禮待

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娼所家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

比見東洛諸

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筓之態勤叅

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
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接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
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難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
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
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
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
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有數妓
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
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醵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諢能歌令常爲席
糾寬猛得所具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
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
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
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
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
先輩扇之鄭賓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
健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愼廉極嗜欲於
隅猥褻財利又滿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

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
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
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
召覃殊不知信增縉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日不忠
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
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
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堦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
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貪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
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紉置於他所潤娘在
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
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
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
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
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
步公屢使鄭光業闕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

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報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曰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須臾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鈔秀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之詞恐嚇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

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
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懼不拘小節是以敢駐
馬報復仍便送之間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
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料而充
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
賢醪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郤
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

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
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
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騰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
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
君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
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倅文府弟
符五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崔勛美昭趙
年延吉達光盧文舉擇李茂勲茂弟諸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
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

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

求秋賦持盃給暮餽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

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

遭釀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肉者為都知分管諸妓

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銀

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

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

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邊為酒糾坐久

覺狀元微嚼良人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

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

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此員父第

刺硤州不到任

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
言語或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
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
抓破澤額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
裴公賸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
君爲山內子子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
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
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
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